

賽珍珠自傳(九)

賽珍珠著
郭功雋摘譯

我的多元世界

返美進修散文小說

我幾乎忘記在那一段歲月我曾回美國一行的插曲，主要是為智能不足的長女求醫。記得在一九二五年，就是孫中山先生去世的那年，我帶着女兒一處又一處登門看大夫。等到美國醫生告訴我，我是個難望挽救的病例時，我認為聰明的辦法是讓我沉溺於某種心智活動使我無暇兀自尋思。恰好孩子的爹那年獲准返美休假，他決定去紐約州位於伊色佳鎮的康乃爾大學進修。於是我們一家三口，找到一棟小住宅住，租金低廉。我也決心在康乃爾唸碩士學位，主修英文散文和小說寫作。

那一年收穫不少，因為我們深深體會到窮苦學生深造而必須接納的磨練與教訓。首先，我領悟縱然極其個人主義的美國社會，貧困的生活也不容易打發。在中國我以教英文維持生計，現在我毫無收入。這意味我必須仰賴丈夫一份薪金供兩人進修和日用開支，我必須鏘鏘必較來清償本來就不算潤綽的帳單。

舉例說，一天我分配兩個雞蛋，一個給女兒

，一個給女兒的爹。每週我只買一小塊牛肉。我不喜歡上雜貨店零買蔬菜，而是情商一位農友為我家送一車食物，包括成袋的洋芋、洋葱、胡蘿蔔、蘋果。我把蔬果堆在地下室一角，作為過冬之用。每天只要零買一夸脫牛乳和一條麵包。

其他必需支出則是給一位好心的鄰居太太少許報酬，答謝她必要時為我看女兒，好讓我上去上課。她每週要來看孩子兩、三次，每次一小時。辛虧指導教授不要求我每節課都要到班，他容許我自行研讀，我就可以在夜間研究與作業。每晚女兒上床就寢後，她父親在另一間房子挑燈夜課時，我就可以自由行動了。那時我穿越樹林，步行一哩多走到校園。我沿着山邊的小徑走，不遠處有急湍的溪流。我走進圖書館，那是我的樂園！

我徘徊在書架之林中，自由自在讀我要讀的書，也自由思維，放手習作。夜半，我才依依不捨地離開，趁着月色或提着燈籠走回家。我獨來獨往，那個時刻從未碰見人，也沒有人聲。我常常帶着一身寒意和谷地的濕氣回家，到家時濕氣沾滿我的臉和頭髮。

儘管我精打細算地應付日常費用，可是仍然感到入不敷出。聖誕節過後，我發覺非設法賺錢不可。我需要一件厚實的冬大衣，此外我知道有些必備的物品要購置妥當以便夏天帶回中國。

海輪途中寫成短篇

於是我動腦筋，想起回美海程中曾在輪船上起草稿寫的一則短篇故事。我們取道北太平洋在溫哥華上的岸，海程較短，氣候較涼，女兒睡著時我沒有上甲板，却找到餐廳的一個寧靜角落。我掏出記事本，用鋼筆提筆疾書，開始編織我第一個故事。輪船靠岸以前，我已寫完我的小說。我自覺那故事相當憂悵，不够精采。於是我把它擱在一邊未加處理。現在為窮困的現實所迫，只好取出來略事修飾、整理，並重行加以繕打。

那是關乎一位中國留美學生帶一位美國太太回老家的故事，我就寄投「亞洲雜誌」，然後耐心的等待。運氣真好，沒有等多久，幾乎是轉瞬間，我收到當時亞洲雜誌主編富立克的回信表示錄用而且答應將致酬壹百美元。那數目好像一千塊錢一樣美好。問題在於要不要動用其中一部分

爲自己買件大衣，還是全部用來支應學校費用和家用帳單？我決定大衣可以等等再說，同時動筆爲留美中國學生寫一續篇。

是冬天候苦寒，伊色佳附近地貌我看起來既奇特又恐怖，我身心都感覺透骨寒冷。周圍的山巒沒有擋風作用，只是連綿的翻滾，中間又爲深邃的哈澗所割裂，其內隱藏許多河流與湖泊。我尤其害怕湖泊，看來深不見底。其實那兒真有陰森恐怖的鬼故事，說是青年男女與致沖沖刺着獨木舟或游艇到湖上遨遊，却翻船落水，他們的屍體永遠未曾出現。印第安人的傳說加深灰暗湖水的駭人性。我在那裏從未快活過，不過說實話，我的鬱鬱寡歡部分肇因於自己的環境。

話說回來，伊色佳至少帶給我一個光榮的回憶。那年我們看見全部日蝕，我在中國見過幾大部分的日蝕和月蝕，這些經驗是難以忘懷的，因爲人們爲這種天象所震懾，迷信光源爲天龍所遮蔽，於是老幼婦孺統統跑上街出力地敲打銅鑼和鐵鍋想把天龍嚇跑。在伊色佳見到的日蝕不僅美麗絕倫而且雍容華麗。我跑上山頂守視日蝕。剛好那是個大晴天。時屆冬令，我俯瞰周圍幾十哩全爲白雪覆蓋的銀粧世界，似乎在期待一個永不知情的未知數。

我喜愛劇場，演戲以前尚未啓幕的俄頃總是難忘的經驗。這次還以宇宙爲劇場，其莊嚴性無遠弗屆，不久一條暗影掠過陸地，天色突然黯淡下來成爲薄暮。一股強烈的黑浪尾隨着光帶躡近，大地爲之顫抖不已。直至整個太陽變成晦暗，繁星從黝黑天空露面。我高踞山頂，感覺好似太陽

陽燒成灰燼後唯一見證人所感受的孤獨感，我以爲天地間只餘下不盡的黑暗，等到光明緩緩復蘇，恢復明亮的晴天時，我感受到信心的光輝燦爛。此後我一直銘記那一瞬間及其含義。

應徵獲得論文獎金

故事續篇的寫作進度迂緩，學院課業沉重，又要持家照顧孩子，我幾乎開始怨尤恐怕難以完成它。於是我謀求另外的生財之道。我依稀記得大學爲某項徵文訂有獎勵辦法便黑心的探詢那一項獎金最高，我發覺是爲某類國際論題而提出的最佳論文。當我就教指導教授時，他撥了我一盆冷水。他指出這一向由歷史系修讀碩士的研究生所榮膺，所以認爲我不必白費苦心。

我沒有告訴他自己決心一試，不計成敗。獎金是兩百美元。如果中選我領得獎金不僅够我唸完碩士，甚至可以買件大衣。兩學期中間有幾週空檔我可以用來潛心寫論文，我選定以「西洋對中國生活與文化之影響」做爲題目。等我洋洋洒洒寫完論文時，幾乎算得出上一本小書。

所有應徵論文一律不得署名，好使評審人員保持公正。當然應徵者的名字承辦單位是知道的。兩週過去，似乎毫無消息，我以爲這次我失敗了。不久，有人告訴我，他聽說一位中國留學生贏得論文獎，因爲唯有中國學生才寫得出得獎題目的論文。我心裏起了些微希望。但竭力不動聲色，只因當時康乃爾校園有幾位極爲傑出的中國留學生。幾天後我收到一封信，聲稱我是論文獎的得主。我的歡欣激動不難想像，而且下了下一

堂課我去面謁頗表疑慮的指導教授，呈上得獎通知函給他過目。

說實話，需求和酬庸如此密切配合藉以安慰一個興致和希望雙雙墮於低潮的心靈是很少見的。我的內心大受激勵，於是鼓起餘勇把小說續篇寫完然後再寄投「亞洲雜誌」，編者很快接納它。現在我相當富庶了，我買了一件墨綠色很暖和的毛料多大衣。那件大衣我一直靠它過多，直到在中國革命軍進城時爲亂民所搶掠，以後我還會仔細交代。我拾回因慫生活中的信心，那年夏天我返回中國，不只攜帶我所需要的物資，也帶回我收養的第一個小女兒。她在孤兒院中三個月大，沒有長一兩重，院方對我訴苦，她樣樣不對勁，我就說：「歸我領養吧。」院方同意照辦。一旦她覺出有母愛的照拂，她開始飲食，體重立即增加。這證明獲得快樂本屬易事，我們領養了一個正常的女嬰也感到非常美好。

我在伊色佳一年也曾做過一樁小事。我發覺在康乃爾進修的東方國家留學生通常多離羣獨處，十分寂寞。只有少數活躍而且傑出者結交到美國友人。多數中國學生常聚居在一起，潛心向學，埋頭苦讀，而且也沒有餘錢從事康樂活動以調劑身心。我認爲他們在美國讀書却一點也不認識美國生活方式是很嚴重的事情。同樣的可惜，當地美國民衆也坐失一個認識中國人的大好良機。那時我就預見，如若東方和西方不能相互瞭解，將來有一天會在戰場上發生可怕的衝突。於是

我抽空拜訪伊色佳的婦女團體和俱樂部，設法說服她們打開自己家門接待這些負笈海外的中國青

年。指望他們返國時至少了解一個美國村鎮或一戶人家。

我的計畫收穫不大。鎮上的女士們對我很客氣，可是她們自己的事已經够忙的，而且其中有人固執已見，不願自己的兒女跟中國年輕人厮混。她們未能預見，年輕人若不在昇平年月和衷相處，有一天他們會在戰場上會面。

北伐統一的那一年

一九二六年盛暑季節，我們乘輪船返回中國——我的第二故鄉。

那年冬天（一九二六——二七），在長江下游丘陵地照舊不大寒冷，却是具有決定命運的一年。然而也下過幾場雪，掩沒竹叢和榆樹的枯枝並且把保護圍牆的多刺橘樹壓得下垂。人們因為政局的醞釀變革而喘喘不安。北伐的革命軍已在武漢三鎮的外圍掘壕固守，等候開春再接再厲地掃蕩軍閥餘孽。報紙的消息總是吞吞吐吐，欲語還休。口頭傳說的事我又不敢相信。城裏的白人有的懷着希望，有的喪失自信，要看他們對本地人的感情而定。

教會人士三緘其口，只要容許他們繼續侍奉不受打擾，他們也心儀着未來的變局。

我妹妹此時已結婚成家，有一個小孩住在湖南。當時共黨在洞庭湖彼岸得勢，和她的城市隔湖遙遙相望，誰也摸不清這班共黨的底細。土匪、搶匪先後携械入夥，可是那一個軍閥部隊又沒有收容過從良的匪衆呢？我們聽到共黨的行爲跟匪類如出一轍，怎樣區分他們？誰知道。

一九二七年春天來得較遲，雖然銜接着不太冷的冬季。農曆年過後臘梅盛開，梅花清香撲鼻，美妙絕倫。一個個臘瓣似的鵝黃花朵，開在光禿彎曲的枝頭，永遠使我賞心悅目，臘梅的香氣世無其禱，而且我除了在中國也從未在別的國家見過它的同類。記得那年梅花剛要凋謝，我接到妹妹來信說她一家三口要到南京來躲難。不幾天工夫他們果然住到我家，大家平安無事，只聽說革命軍隊有着反對外國人的舉動。革命軍開春以後果然向長江下游移動，幾乎是順流而下。

我慶幸姐妹倆得以相聚，兩家人還有老父在堂，一同在奇異的等待。武漢三鎮離南京很遠，有時間够我們觀望一番再定行止。父親一向鎮靜，絕不相信革命黨新軍會是外國人的對頭，斯際他與其說是美國人不如說是中國人，因此絕不信中國兵會做壞事。

驚濤駭浪恐怖之日

但是我的記憶猶新。雖然我有許多中國朋友，我却也記得小時逃避拳匪之亂躲到上海的經驗。那時我是調皮的小女孩，性子又急，我曾無意間拉動擋路大男子漢的長辮，我記得他臉部突然露出的仇恨相。也見過類似的憤怒形相，一直未曾忘懷，更因為我認知中國人仇恨白人的許多原因。我生怕仇恨若再度掀起，可以燎原，而我們就無人可以倖免。這一顧慮是在私底下偷偷存在着，儘管日常生活一切照舊，師生間以及朋友間攀談如故。沒有人講過讓我們駭怕的話，連上街時也遇不到任何敵意。

那年春節賓客盈門，我準備了多種精緻甜食、小餅和茶水，子女們互換禮品。年過得跟往年一樣，誰相信舒適的家會在危急時刻變了樣。我記得佣人比平日更會幫忙而且善解心意。春節拖得很久，直到接近陽曆三月底。

三月二十七日日是驚濤駭浪之日，清晨我以旁觀者回憶所見有如下述：一小絡白人大早上站在灰磚家門外草地上，孤寂無依而且不知何去何從。他們由三位男士、兩位女流、三個小孩組成，潮濕的寒風吹向門牆，天上烏雲蔽空。他們緊扣上衣領口，冷得直打寒戰，不時相互諦視。

「我們上那兒躲藏呢？」他們輕聲耳語着。二女之一是我自己，孩子中有兩個是我的，另一女子是我妹妹。兩位年輕男人是連襟，高個子神態儼然的是我父親。我們因處中國一座名城，生命受到威脅。儘管一輩子與人為善，今天都化為烏有，今天我們為一些從不相干的惡名而受到牽連。歐洲白人特別是英國人曾是侵略者，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幾番爭戰，強取豪奪，而享受割地賠款的果實。他們創訂不平等條約，享受領事裁判權，他們是大英帝國的締造者。啊，我一向害怕那些白人，因為他們使我們受全亞洲人民的憎恨。如今歷史重負壓在我們肩頭，也壓在老父身上。他素來爲人和善，非常客氣的對待中國教友，也使我們的小孩受到重壓，他們在此地出生現時也受到死亡的威脅。

「我們上那兒躲？」我們不停地互問，却没有答案。

幾分鐘前我們正吃着早餐，我在倒咖啡，爐

火熊熊，滿室暖如和春。這時熟識的裁縫師傅，他住在隔壁，匆匆跑進來說，昨天夜裏佔領南京城的革命軍正在殺白人。我們高興戰事已經過去，他却站在桌旁兩手伏面，眼淚滑流下。

動亂中的死亡焚燒

「不能就擱，來不及了——威廉斯老師躺在校門口街上，已經死掉了！」

威廉斯博士？啊呀，他是金陵大學的副校長。父親早餐用得快，已經剛離家上神學院去了，於是我趕快叫着院子小孩跑去找父親回來，我們姐妹倆知道生命毫無保障，隨時有遇害的危機。我們立刻行動找來孩子們的衣帽，大人也穿上大衣一起聚到家門口。這溫暖的家不再能庇護我們。大家跟父親會齊，等在門口却無處可藏。

僕人們圍在一旁，有一半爲自己怙心，他們知道兵大爺發現他們受雇於洋人，也有被殺的可能。誰也不清楚革命軍的怒火有多兇！我們聽到過類似的傳說。

我的老媽子說：「在我們住處躲藏不管用，他們會找到你們的。」她跪在地上，兩手圍着我的孩子不禁低聲哭泣。

我們走投無路，只聽見遠遠街上人聲鼎沸，大人面面相覷，緊緊握着孩子們的小手。父親嘴唇微動，我知道他在祈禱。但仍然走投無路。

突然後門支呀作聲，我們回頭探望。原來是住在後門外面籬笆矮屋的劉太太。她朝我們走過來，一雙纏足舉步艱難，大褲腳也沒有在踝部紮好帶子。她像平日一樣頭髮鬆蓬，有兩縷髮束從

頰部墜下。她那黧厚的臉上呈露着關心、警覺和友愛。

「好師母，」她喘着氣說，「你們全家躲進我那半間屋裏去吧。誰也不會到那兒找你們的。誰會傷害我這樣女人？我那沒用的又離家出走了，我和小兒在家。快來吧——來不及哪！」

她拉我走，一把擁簇三個小孩，我們盲目跟她走，半跑半走，大門開着也不管了。附近並無鄰舍，我們住在城裏空曠的部位，我們跑過兩、三英畝草地，其中點綴着老墳和幾畦菜園，直到遠離院牆處有幾座小茅屋，劉太太住在其中的一座。住戶正等候我們，都是很善良的貧民，他們接納我們，領路進入劉家。是名副其實的半間屋子，只擺得下一張木板床，一張小方桌和兩隻長檯。沒有窗戶，茅屋天頂開了一個洞口，屋內很暗。等一行湧入室內以後劉太太關上了房門。

「我等會兒再來，」她輕聲耳語，「孩子們若啼哭，也不要怕。我們這兒多的是兒童，那些五八是分不出那家孩子的哭聲的。」

劉太太去後，我們保持奇特的沉靜，孩子們沒有哭，大人也未交談。大家試圖猜想了甚麼事。事變來得太突然。父親伸首往屋頂的洞口眺望。我們看見一股火光，半邊天照耀得通紅。

父親說：「他們在焚燒神學院。」那正是他每天工作的地方，教會要他們把希臘文聖經新約譯成中文。這時沒有人答腔。我們又默不作聲。

儘管事態如此奇特而且出人意外，可是一切又很熟諳。我跟妹妹併坐在床沿，每人抱一個孩子，我兀自尋思，覺得這遲早總要爆發的。幾陣

暴風播下的種籽，旋風旋流醞釀已久。是機運使我陷身其中，偶然的機率讓我收穫種籽衍生的惡果。我靠機運生爲白人，也難逃劫數。我默坐沉思，我們每人都在沉思，父親傳道多時已是風燭殘年，兩個女兒均已出嫁成家。妹妹帶着三歲大的小兒子，我拖着七歲的低能兒長女和剛從美國收養的三歲小女兒。我們無法逃避百餘年歷史鑄成的陳蹟，雖然我們從未做過錯事。我們從未對中國人以惡言相向，我們而且爲他們據理力爭，我們一再幫他們和本族或白人評理，知道白人已有的或正在享有的種種劣行。可是今天這些都不算數了，善行和殘暴都如此。只因我們生爲白人必須躲起來逃命。

亂民與戰火的景象

我記得自己從兩種角度思維。一方面我同情中國人的遭遇，他們只曉得白人做的壞事不記得好事，我不責難他們。另一方面我們這兩個白人母親如遇不測，三個子女如何過活呢？我們姐妹二人在斷氣以前應該設法把三個小的弄死。

斯際外面暴亂的民衆人聲鼎沸，我們聽見小茅屋遠處槍聲不停，亂民成羣吼叫。任何城市失去秩序時總有湧集的亂民，小偷和趁火打劫者承平時不敢滋事，這時寧願流血搶劫財富。我們聽見女人尖叫聲和高聲歡笑，以及不斷的撲打聲。我們聽見我家大門被人敲打，以及人羣衝開大門一齊湧進時發出的貪婪笑聲。

我伸首茅屋外遠遠眺望，可以清楚看得見。各處房門大開，一如我們離家時。那是我親自裝

飾的家屋，溫暖、美好的家，有黃色的帷幔，鋪藏青色中式地氈，中式家具和幾把安樂椅，方桌上放着花盆，水仙花正盛開，我已侍服了好幾週，如今已滿室生香。客廳壁爐裏鐵架上生了一堆煤火。樓上是臥室和育嬰室，小閣樓算是我的書齋，那是我專用的地方，我在那兒寫作。我記得書桌上還攤開我第一部小說未完成的手稿。

這一切都要化為烏有了。亂民擁擠在室內，看到中意的物品就攔為己有，搶到衣服與床具的人互相爭吵。我却穿着最舊的衣裳坐在木板床這邊，哭笑不得。我連新買的大衣也沒有穿出來。本來我打算那天徹底整理閣樓的書齋的，這一下小說手稿一定全毀了。過了幾個鐘頭，無人來看我們，小茅屋也鴉雀無聲，連孩子們也不敢出聲，緊緊為我們摟抱。我們這樣孤零地躲在一角本來有些意外，因為這些日子我們家一直門庭若市。

國民革命軍趨近南京城時，戰事無法避免。因為守軍軍閥揚言他決定閉門死守。我們有圍城的經驗，準備了罐頭食品和中式乾糧，穀物和水果，我們養了幾隻雞，孩子們有雞蛋吃。我也儲備了幾罐煉乳和澳洲罐裝牛油。

「寧案」引起英美砲擊

戰事三天前展開，自砲戰開始後只有小孩子照常可以睡覺，大人們都知道這一次作戰跟以前的不同。我們聽說革命軍裏頭容納了共產黨分子。傳說連蔣介石總司令也允許容共（譯註：後來蔣總司令實行清共，證明容共傳說是錯誤的。）這次跟中國歷次內戰不同，因為增添了新穎而

又冒險的成分，攻城的革命軍有陰謀的煽動士兵與秀民仇恨洋人，渲染從前不平等條約的事蹟。從前內戰時沒有軍隊向洋人算老帳。（譯註：現代史料上說，攻打南京的屬國民革命軍第七軍程潛部隊。當時軍政治部主任林祖涵是共黨分子。由於共黨唆使士兵仇恨洋人，洗劫與騷擾城內部分西人住宅而造成「寧案」，引起英、美停泊長江的砲艦向城區發砲轟擊的護僑事件。旋第七軍奉令調離，才解決這一涉外案件。）

像發生戰爭時常有的做法，開始時許多城內居民湧進我們家避難。我不清楚其他洋人家是否有同樣情形，只知自己家每一間屋子都擠滿了城裡人。我們的朋友携家帶眷，甚至友人的朋友都來了。這種時候人人受到歡迎。他們携有食物，我們也以所有資源與大家共享，在一起支持了三天。不過地下室也接待了不少從街上跑來誰也不認得的人。我們並未請他們走開。如果和我們在一起有安全感，我們高興收容他們，迄目前為止，因為不平等條約的庇護作用，洋人的確受到保護。我自己一向痛恨那些條約，並不願接受它的庇護，實際上我對它亦無能為力。

我還記得先一天夜晚，我開玩笑的告訴妹妹，地下室擠這麼多人，好像地板也要裂開了，躲在地下室的人雖然竭力少說話，可是輕聲耳語也會弄得聲震屋頂。生怕他們飢渴我會經送茶水和麵包下去讓他們充飢。

後來我們上樓就寢，渴望天色早些露出曙光，只因謠傳天亮以後戰事就會結束。早上我們安慰大家馬上平安無事了。新統治者即將露面，因

為顯然軍閥軍隊一定吃了敗仗，所有青年，理想主義者和愛國者都嚮往革命軍。我確知我的許多學生，尤其是年輕的，都同情革命軍。軍閥士兵多屬傭兵，敗象畢露時他們會立即逃亡。早先我們習慣於改朝換代，只希望新的要比舊的高明。相信隨便換個統治者總比軍閥好，他們每一個都貪婪無厭，只會增加百姓的負擔。

是夜我因過度勞累睡得很甜，一早醒來，不是為嘈亂聲驚醒，反而因一片寂靜所警醒。天剛剛亮，我只辨認出家具的輪廓和灰色窗櫺的長方形線條。槍聲已經沈寂，老式平射砲的巨吼也亦停歇。室內鴉雀無聲。為何連個人聲也沒有呢？沒有嬰孩的啼哭聲，地下室嘈雜的私語也化為烏有。

劉太太報恩的好意

我起身穿好衣服下樓，由朋友們和友人友人所擠滿的所有房子完全騰空。鋪蓋捲和衣服也不見踪影。我打開地下室的門走下去，裡面也沒有，而且拾落得清清爽爽，沒有遺留任何物件。只有廚房中剩下我們廚司，紅着眼睛，兩頰灰白，蹲在一角有些侷促不安。

「出了甚麼事？」我問他。
「他們統統走啦，」他答說，「半夜裏人人都走啦。」

「爲什麼？」我問。
「他們害怕，」他說。

可是直到那時，我也不覺得中國朋友跟我們在一起會人人自危。我作夢也未曾想到白人不再有事庇護任何人，包括我們自己在內。

中外雜誌

我們擁塞在劉太太小茅屋內，枯坐好幾小時，可以聽見遠處人聲鼎沸。一家接一家外人的住宅起火燃燒，我們無人出聲。門終於打開，劉太太提着一壺茶和幾只飯碗溜了進來。

她倒茶時輕聲告訴我：「你們家沒有失火。亂民在搶東西，他們沒有放火燒房子。」

「這沒有關係啦，」我低聲答覆她。

她又偷偷告訴我：「廚子、老媽子和花匠——也裝着一起搶東西，其實是爲你保存。我跟這邊左鄰右舍也參加打劫財物——不過都是爲你保存的，你懂得不是爲我們自己嗎？」

她用手輕輕撫慰我的面頰。「我無處投靠時，你收容了我，先後兩次你救活我家小寶。」

說起來寧非怪事，直到如今我仍然感覺內心一片寧靜。這是一位善良的婦人，她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險來搭救我們。確知世上有這樣好人我心中多麼安慰。

可是難道她不知道她自己也在危險中？我低聲發問：「你知道如果被他們找到我們，他們連你也一起殺害的？」

「讓他們試試看，」她用一副蠻悍的語氣說着：「這些野獸，看他們敢不敢碰我。連好人歹人也分不清的野獸！」

她抱起我的幼嬰：「小寶貝，」她低聲柔和地說，然後還給我，逕自離開。

時間在緩慢拖延，瘋狂的行徑未曾衰退。門又打開，這次是我女友的丈夫，就是因爲過量皮下注射而失去孩兒的那一對。他進來透訊說，許多中國朋友到革命軍指揮部去求情釋放洋人，他

們正等候回訊，他們乞求指揮官饒恕我們。

他要我們：「鼓出勇氣來，我們正努力營救你們。」猶疑一下他接着說：「我費很多工夫才

找到你們，因爲劉太太守口如瓶，僅僅幾分鐘前她才告訴我你們躲的地方。如今弄得敵友不分——都因爲這些共產黨！」

他離去後又挨過幾小時。二位善良中國老婦

人探頭看一看，然後端進來幾碗湯麵放在桌上。她也住在附近的茅屋裡，我是認不得她的。老婦

人提高嗓子說：「吃吧，好洋鬼子們。放心吃吧。他們不會找到你們的。沒有人說出你們藏在那兒，我們都信得過，連小孩也不會說出。假如你們孩子啼哭，讓他們哭好啦。我要是聽見你們小孩哭，我會打我的孩子讓他們在門外也哭，誰也

搞不清楚誰在哭，反正，孩子哭聲是不分中外的——」
她朝我們領着微笑以示鼓勵，就走開了，我們餓孩子吃麵，時間繼續拖延。

我的世界觀改變了

瘋狂的騷亂日益嚴重。雖然藏身小茅屋，我們隱約聽見嘈雜與狂暴加劇，黑夜趨近，我們逃脫搜捕的機會很小。我在懷疑城內其餘白人的命運，有許多跟我們一樣受到中國朋友的庇護，但是另有一些不是已經喪命，就是無法獲得庇護而被捕。有生以來我首次領悟自己對美國的歸屬感，我是一個白種女子，無論對第二故鄉的中國付出多大同情心，也無法改變我對花旗地和美國祖先的認同。我自覺，從某種意義言，那次事變使

我的世界觀發生變革，在那小茅屋中我無法逃避我的命運。

誰也不敢開門，連劉太太也不敢開，我知道並非不義而是爲了保護我們。搜兵一定近在咫尺，我們聽得見粗獷的盤查聲，高亢的軍歌聲，以及燃燒中民房噼啪聲和牆倒的重擊聲。

近傍晚時，門確實又開了一次。仍是我女友的丈夫，他早上來過一次。他進來以後兩膝跪下，向我們磕頭。

「我們無能爲力，」他向我們坦陳實況，不禁淚下兩行。「我們沒有法子。聽說天黑以前，統統要殺光。請饒恕我們，我們傷害你們不淺，我們犯很大的罪孽。」

他不停地磕頭，我們請求他趕快起來，並且告訴他我們明知他已爲我們盡最大力量，何況又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險。其實幫助我們不止他一人，還有大學校的師生、鄰居和朋友們，都在設法拯救我們性命。

「多謝之至，」我們學他樣子對他磕頭。他離開之後，我們又顯得孤單起來。每人試圖琢磨事態如何演變。我們不敢交談。我和妹妹相互緊握對方的手心，我回首看我父親。他坐在長椅子上，臉色靜穆，精神穩重。我從來沒有這樣深深敬愛他過。我想起兩個不懂事的小孩，認爲若有不測我要眼看兩個小孩先我而去。

下午就在無言的等待中逝去，外面狂妄的噪音仍未衰減。茅屋內黑得較早，才五點鐘我最後看了一下手錶，然後我從手腕上取下我的金手錶悄悄藏在劉太太枕頭底下。至少她有資格接受

我的餽贈。門外沉重脚步声一再響起，我們預料大門隨時被踢開，使這一次逃反告一結束。

江中艦砲如雷而起

在絕望的等待中我們忽然聽見一陣春雷似的噪音，轟隆地震動屋頂。甚麼聲音這麼一再響起？唯有大砲，什麼大砲？中國軍隊沒有這種制壓嘈雜鼎沸人聲的大砲。它震耳欲聾，接二連三轟擊不已。

必然是停在長江中的外國軍艦發砲了。突地人人融會貫通了。除此還會有別的解釋？我們萬萬沒想到有這種事。江心在七哩以外，可是軍艦發出的砲彈在我們藏身不遠之處爆炸。

砲轟持續很久很久，實際上只幾分鐘而已。艦砲沉寂以後萬籟俱靜。喧嘩的人聲業已停止，沉重脚步声也不再聽見。只有附近中彈燃燒家屋木樑墜落的重擊聲，或是一扇牆倒下來，打破突然而來的寂靜。

現在怎麼辦？我們自忖着。我真盼望劉太太排闥而入。沒有人進來。我們在沉靜中又枯等了兩個多小時，究有多久，由於夜間過得很慢，只有猜測的份。沉靜又意味着什麼呢？

門終於打開，一只火把在夜風中嘩嘩地飛躍，我們再次看見我們的中國友人，但是他四週爲革命軍人環繞。他跨過門檻站在門口，他沒有磕頭或做出任何行禮的姿態。

他粗聲命令道：「你們統統到大學校園去，新來的部隊司令規定所有白人一律集中在那邊。」

火把照明下我看見他的唇部在翕動，他眉毛也向上舒展。他用粗獷語調下命令無非企圖保護洋人，他的嘴唇想必暗中表示：「請寬恕我。」

我懂事地立刻站起來一手抱一個小孩帶頭走出小茅屋，外面排着看熱鬧的人們，在側影中我看見劉太太也在場，她蒙面哭泣，火把照着她濕透的面頰。其餘的人毫無表情，我們也沒跟任何人交談，以免我們走後讓朋友們受害。

我們離開那一排矮屋，沿菜畦走，田裏種的白菜和洋葱都被亂民踐踏損壞，然後走過亂墳堆步上通往大學之路。在黑暗中，低能兒長女變得心煩起來，她推了走在前面的士兵一把，士兵轉臉對她吼了一聲，以上刺刀的步槍朝她炫耀。

我哀求說：「求你原諒，她不過是個小孩子。」語調和多年前先母在上海街頭代我乞求一樣。

我們愁眉不展地在衛兵押送着走進大學校園，進入先來的白人集中的大廳。我們上樓來到一間大房子，裏面男女老幼都是白種人，有的安然無恙，有的受到槍傷，也有在爭執中挨了打。先來的歡迎我們歸來，交談中獲悉犧牲者的悲劇故事。所有倖存的人都是英勇中國友人甘冒自己生命的危險和可能在將來遭受懲罰而細心拯救的結果。那是古怪又歡欣的集合。我再沒有如此親近過美國同胞，也從未如此熱愛和敬重過中國人。我深信有一天，在某處，這兩大民族會互相瞭解與提携產生持久的友情。可怕的日子就這樣開心的結束。我們用中國友人蒐集來的大衣和毛毯替孩子們鋪個床位，終於得到休息。

美僑撤退倉惶雜亂

在校園裏我們等候了一夜一天，仍然沒有目的，被集中管束也不知道何時可以獲釋。後來又有白人歸來，這時已經知道哪些人在動亂中犧牲掉，其中有一位義大利籍天主教老神父，也在東南大學教書跟我是同事。勇敢的中國友人不斷分送來食物與用品，像梳子、衣服、牙刷和金錢以及想得到使我們安適的東西。他們不願衛兵的粗魯對待，傷心地哭着和我們交談。這時我們反而要安慰他們，一再鼓舞和謝謝他們並且保證我們從未做過壞事。

後來我們曉得下關江心軍艦指揮官正確商撤僑事宜，第二天傍晚我們才奉到指示在院中集合然後走到下關去上船。校門外有幾輛破舊馬車準備給老人和婦孺使用。我和其他有小孩的婦女擠上一輛馬車從熟悉的街道走過。奇怪的是，事隔多年我還記得一清二楚，街道兩旁站着看熱鬧的人，大家默不作聲。原屬熟悉的街景，一夜間已經變化多端，我會回來嗎？我不知道，我不信永遠不再回來。

到下關走了很久，江邊有美國水兵接待，他們領我們登上砲艦。上了船立即知道差一點又遭到另一次凶劫，這次命運操在船長手中。據說艦長向城內革命軍司令要求以下午六時爲最後限期，到時候僑民沒有影子軍艦就恢復砲轟城區。多虧深通當地人士缺乏時間觀念的美國領事戴維斯再三向艦長情商延後限期，一共後延三次才發現我們的馬車隊的踪影，否則又要引起再次的砲擊

事件。

自幼我就見過那些停泊揚子江心的砲艦，而且過它們不會在江心炫耀的心願。我認爲外國軍艦不應駐紮在中國的內河。現在就靠這種艦隻拯救我們性命而且載送我們得到庇護處所，我高興在騷亂中無恙，我毫不掩飾對本國人的不滿。這些服役軍艦的水兵，年輕、粗獷，本可給我們友善的接待，却對大家十分冷漠。我想他們也許工作太勞累，或許他們討厭我們沒有遵照領事的警告離開南京。幾個月前美國領事館就發出中國革命軍其危險性的警告。那些青年美國水兵一點不懂美僑在中國的情形，我們留在那裡需要照顧的確令人厭惡。

總之，我們碰見的水兵既傲慢又粗魯，我故意不理他們，可是爲了孩子們不得不接受援助，於是帶着孩子的家長終於圍住在堆着刀叉碟子的長桌旁，由水兵分配一道燉菜。大家都飢不擇食地進餐，只因因爲吃不下沒有吃。並非由於身心交瘁，獲救的興奮已經消逝。友善的中國友人離我遠去，這裡只有面對嬰孩也毫無笑容的粗魯水兵。

是夜再次經歷一番災難。一間六個水兵住的艙房一下子擠進十四名婦女外帶她們所有的孩子。有幾位剛從教會醫院產房出來的產婦分配了最好的床位，許多人打地鋪。我得到一個床位讓孩子們穿着僅有的現成衣裳就寢，自己坐在旁邊暫時休息一下。後來我發覺低能兒長女有點發燒，我設法借來溫度計爲她量體溫。她焦躁不安，竟把玻璃溫度計咬碎，我又得確知她沒有吞下碎玻璃

就在那時我發覺人們的臉色發綠，突然間我的小女兒嘔吐起來，引起其他孩子連鎖式嘔吐反應。不過幾分鐘艙內婦孺人人劇烈的反胃嘔吐只我一人例外。一位教會醫生跌跌沖沖進來照顧大家，宣稱食物中毒。看來水兵分發的燉菜摻有過期的罐頭肉類引起集體食物中毒。

那一夜真不好受，我端着大小盛器來往跑進廁所不計其數，倒掉、清洗再拿回來再使用。幸而有一個備有抽水馬桶的小廁所。後來情況受到控制，也曉得不至致命，我的孩子才終於安睡。砲艦加速順流而下駛往上海。我這才坐在床邊稍事休息，心中指望有一本書能讓我閱讀打發時間該多好。憑第六感我用手翻弄墊子下方居然掏出一本書，借着牆上的燈光我發覺是我久仰尚未看過的「白鯨記」。當別人以睡眠換回健康時我慶幸以夜讀在寧靜中度過其餘的旅程。

喪失一切成了難民

我在上海離艦上岸時內心充滿古怪的失落感。萬般無奈地損失一切財產衣物之後，似乎有些感慨要一吐爲快。我損失南京家中的一切，包括我親手培植的庭院花園，也與友人和學生不告而別。好了，如今空無一物，只剩隨身穿着衣服。我應該很沮喪，但我並不如此。這反而使我震驚，恰好相反，我慶幸平安脫險。我失去職務、工作和義務，變成一名難民。我不在乎喪失創作的文稿，一切都已喪失，手稿何能倖免？

我感覺遭受連根拔起的苦楚，唯有過類似經

驗者才能瞭解我。我現在知道任何物質都可毀於一旦，只有人際關係可以長存。我想起兩天來所接觸不同的人。從裁縫師傅向我們發出警報，以至經過墳地跑來救我們躲到她小茅屋的劉太太，最後是那些盛氣倔強的水兵，他們使婦孺食物中毒居然毫無憐憫的表情。

我們在黃浦灘上岸時，面對看熱鬧的人羣，我一點也不覺得恥辱或不安。中國人的表現也大異其趣，有人見到這些白種難民暗自開心，也有人願意以食物和住處幫助我們，其實我們已分配好住處。我十分的冷漠以至記不起我們去了何處，在那居停多久。實際上我寄居不久就覺得無法在上海待下去，必須離開。

我打算到高山上人煙稀少的地方，最好我跟誰也不認識，好讓我檢討連根拔起的含義，根究有何用，是否再栽下去？於是我告訴家人：

「讓我們離開上海，到日本長崎依山臨海的小村子去，我們可以租一座小小房子住下。」

訂購「中外雜誌」贈送親友
是最高級的禮品，他（她）
會每月想起你的友情。國內
全年新臺幣陸百元，國外全
年美金貳拾壹元，航空另加
郵費。